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乙志 卷第十三

劉子文 刘總，字子文，紹興初，為忠州臨江，今秩滿寓居鄰邑墊江縣，有子曰侍老，六歲矣。子文忽見其乳媼旁有小兒，長短與侍老相似，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，以咎其妻，妻李氏癡懦，不能治家，然知為妄也。應曰：「無是事。」子文怒，時已苦股痛，常策木瓜杖，即扶妻背使出，往白其母，母曰：「兒誤聞之，安得有是言？」子文嗟恚曰：「吾母尚如此，復何望？」歸舍以果誘侍老曰：「爾乳母夜與何人寢？」其兒為誰？侍老愕然不能對。子文遽前執其手，攬挾不置，左右急救之，猶敗面流血，遂呼媼逐去之。曰：「汝來我家數年，兒亦長矣，乃以奸穢自敗，以吾兒故，不忍治汝。汝好去，媼泣拜出，子文目送之，笑語侍人曰：「渠兒已相隨出門，丑跡俱露，而家人共蔽匿之，何也？」眾知其將病，不旬時果被疾死。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，汝非不知，何為相守不去？後其弟縡雲，子文為夔州士曹日，獄有一囚，在生死之間，郡守欲殺之，子文不強爭，囚竟死，則病中所見，疑其祟雲。子文予外姑之兄也。

九華天仙

紹興九年，張淵道侍郎，家居無錫縣南禪寺，其女請大仙，忽書曰：「九華天仙降，問為誰？」曰：「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。」賦惜奴嬌大曲一篇，凡九闋。【其一曰】：瑤闕瓊宮，高枕巫山十二，睹瞿塘千載，灔澦雲濤沸，異景無窮，好閒吟滿酌金卮。憶前時楚襄王，曾來夢中相會，吾正鬢亂釵橫，斂霞衣雲縷，向前低揖，問我仙職，桃杏遍開，綠草萋萋鋪地，燕子來時，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，有閒時，只恁畫堂高枕。【瑤台景第二】：繞繞雲梯，上徹青霄霞外，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，虎嘯猿吟，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，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，姮娥奏樂簫韶，有仙音異品，自然清脆，過住行雲不敢飛，空凝滯，好是波瀾澄湛，一溪香水。【蓬萊景第三】：山染青螺，縹渺人間難陟，有珠珍光照，晝夜無休息，仙景無極，欲言時汝等何知，且修心，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，下俯浮生，尚自爭名逐利，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，天慘雲愁，念時衰如何是，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。【勸人第四】：再啟諸公，百歲還如電急，高名顯位，瞬息爾泛水輕漚，霎那間難久立，畫燭當風裡，安能久之，速往茅峰割愛休名避世，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，指放死求生施良藥，功無比，千萬記此個奇方第一。【王母宮食蟠桃第五】：方結實累累，翠枝交映，蟠桃顆顆，仙味真香美，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耳，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，堪笑東方，便起私心盜餌，使宮中仙伴，遞互相尤帶，無柰雙成向王母高陳之，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。【玉清宮第六】：紫雲絳靄，高擁瑤砌，曉光中無限剖列，肅整天仙隊，又有殊音，欲舉聲還止，朝罷時亦有清香飄世，玉駕才興，高上真仙盡退，有瓊花如雪，散漫飛空裡，玉女金童，捧丹文傳仙誨，撫諸仙早起，勞卿過耳。【扶桑宮第七】：光陰奇扶桑宮裡，日月常晝，風物鮮明，可愛無陰晦，大帝頻鑑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，教主開顏命醉，寶樂齊吹，盡是瓊姿天妓，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，異果名花幾千般，香盈袂，意欲歸，卻乘鸞車鳳翼。【太清宮第八】：顯煥明霞，萬丈祥雲高布，望仙官衣帶，曳曳臨香砌，玉獸齊焚，滿高穹盤龍勢，大帝起玉女金童遍侍，奉飭宣言，甚荷諸仙厚意，復回奏，感恩頓首皆躬袂，奏畢還宮，尚依然雲霞密奇更異，非我君何聞耳。【歸第九】：吾歸矣，仙宮久離，洞戶無人管之，專俟吾歸，欲要開金燧，千萬頻修已，言訖無忘之，哩囉哩，此去無由再至，事冗難言，爾輩須能自會，汝之言還，便是如吾意，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，雖改易之愁何畏，詞成文不加點，又大書曰：「吾且歸，遂去，明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，曰：『昨夕巫山神女見招，雲，在君家作詞，慮有不協律處，令吾潤色之，及閱視，但改數字而已。』其第三篇所云，來歲擾擾兵戈起，時虜人方歸河南，人以此說為不然，明年，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馬，度淮而北，至鄧陽，虜兵大至，蒼黃奔歸，盡室幾不免，河南復陷，考詞中之句，神其知之矣。」法慧燃目

紹興五年夏大旱，朝廷遍禱山川祠廟，不應，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，於法惠寺建道場，滿三七日，又弗應時，六月過半矣，苦行頭陀潘法慧者，默禱於佛，乞焚右目以施，即取鐵彈投諸火，熐令通紅，置眼中，然香其上，香燄才起，行雲滿空，大雨傾注，闔境沾足，法慧眼即枯，深中洞赤，望之可畏，然所願既諧，殊自喜也。後三日，夢白衣女子來，欲借一隔珠，拒不許，二僧在傍曰：「與伊不妨。」伊自令六六送還，既覺，不曉所謂，至七月二十一日，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，白衣女亦至，在前引導，法慧問何人，僧曰：「我等施主也。」慧曰：「女人恐不識路，師何不相引同行？」僧曰：「他路自熟，稍前進，則山林蔚然，百果皆熟，紛紛而墜，慧就地拾果食之，覺心地清涼，非常日比，又俯首欲拾間，女子忽回面，擲一彈，正中所燃目，失聲大呼而寤，枯眶內已有物，若鵝眼，瞻視如初，漸大復舊，數其再明之時，恰三十六日，始悟六六送還之兆。

蚌中觀音

漂水人俞集，宣和中，赴泰州興化尉，挈家舟行，淮上多蚌蛤，舟人日買以食，集見必輟買，放諸江，他日得一籃甚重，眾欲烹食，倍價償之，堅不可，遂置諸釜中，忽大聲從釜起，光燄相屬，舟人大恐，熟視之，一大蚌裂開，現觀世音像於殼間，傍有竹兩竿，挺挺如生，菩薩相好端嚴，冠衣瓔珞，及竹葉枝幹，皆細真珠綴成者，集令舟中人皆誦佛悔罪，而取其殼以歸，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，亦睹佛像之異，但此又有雙竹為奇耳，宋貺益謙說。

盱眙道人

紹興三十年，楊抑之抗為盱眙守，有道人不知所從來，能大言，談人禍福或中，楊敬之如神，館於郡治之東齋，每招寮屬與共飲，道人時時舉目旁視，類有所睹，春夜過半，楊之子恂，婦將就蓐，恂出外喚人呼乳醫，過東齋，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，及還，又見其送客出，隱隱有黑影自南去，固已怪之，忽前揖曰：「尊公已出廳，吾將往謁，恂曰：「方熟睡未起也。」咄曰：「燈燭羅陳，賓客滿坐，君何以戲我？」恂止之不可，遂還舍，明日白其父，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，戒勿輕言，後半月，宿直者早起，齋門已開，而道人不見，急尋之，乃在齋北叢竹間，以帶自絞死矣，始知前所見，皆鬼祟也，蔣德誠天祐時為通判，親見之。

牛觸倡

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，紹興十六年，方務德滋為廣西漕，桂府官吏皆出迎候，營妓亦集於鋪前，散詣民家憩息，一黃犢逸出欄，群倡奔避，牛徑於眾中觸一人，以角抵其腹於壁，腸胃皆出即死，牛發狂掣走入山，裡正與士兵數十人，執弓弩槍杖逐之，凡兩日乃射死，倡之姓名曰甘美，自後風雨陰晦之夕，人皆聞其冤哭聲，曆數年方止。

嚴州乞兒

嚴州東門外有丐者，坐大樹下，身形垢污，便穢滿前，行人過之皆掩鼻，李次仲季獨疑為異人，具衣冠往拜，丐者大罵極口，次仲拱立不敢去，忽笑曰：「吾有一詩贈君，即唱曰：『緣木求魚世所希，誰知木杪有魚飛，乘流遇坎眾人事，才三句復云，你卻不次，仲懇求末句，又大罵，竟不成章。』明年紹興甲子歲，嚴州大水，郡人連坊漂溺死者甚眾，而次仲家居最高，獨免其禍，始悟詩意及你卻不之語。」次仲說。

食牛詩

秀州人盛肇，居青龍鎮超果寺，好食牛肉，與陳氏子友善，陳嘗遣僕來約，旦日會食，視其簡無有是言，獨於勻碧箋紙一幅內大書曰：「萬物皆心化，唯牛最苦辛，君看橫死者，盡是食牛人。」肇驚嗟久之，呼其僕已不見，旦而詢諸陳氏，元未嘗遣也，肇懼，自此不食牛，趙綱立振甫說。

海島大竹

明州有道人，行乞於市，持大竹一節，徑三尺許，血痕涴其中，自云本山東商人，曾泛海遇風，漂墮島上，登岸縱目，望巨竹參天，翠色慾滴，歎訝其異，方徘徊賞玩，俄有皂衣兩人來，雲尋汝正急，乃在此耶，答曰：「適從舟中來，尚不知此為何處，何為

覓我，皂衣不應，夾捽以前，滿路嶄峭，如棘針而甚大，刺足底絕痛，不可行。問其人曰：「牛角也。」益怪之，復前行，至一處，主者責曰：「汝好食牛，當受苦報。」始大恐，拜乞命。曰：「請後不敢。」主者曰：「汝既悔過，今釋汝，可歸語世人，視此為戒。」曰：「有如不信，以何物為驗？」主者顧左右令截竹，使持歸便見。兩人攜大鋸，趨入林中，少頃而竹至，鮮血盈管，下流污衣，雲方鋸解囚未了，聞呼即至，不暇滌鋸也。遂持竹回舟，既還家，即棄妻子，辭鄉里他適，而匿跡丐中。趙振甫屢見之。

嵩山三異

劉居中，京師人，少時隱於嵩山，居山顛最深處，曰控鶴庵。初與兩人同處，率一兩月，輒下山覓糧，登陟極艱苦，往往躋攀葛藟，窮日力乃至。兩人不堪其憂，皆捨去，獨劉居之自若。凡二十年，遭亂南來，紹興間嘗召入宮，賜衝靜處士。今廬於豫章之東湖，每為人言昔日事，雲嵩山峻極處，有平地可為田者百畝，別有小山岩岫之屬，當時雲雨，只在半山間，大蜥蜴數百，皆長三四尺，人以食就手飼之，拊摩其體膩如脂，一日聚繞水盃邊，各就取水，才入口，即吐出，已圓結如彈丸，積之於側，俄頃間累累滿地，忽震雷一聲起，彈丸皆失去。明日山下人來，言昨正午雨雹大作，乃知蜥蜴所為者此也。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，逼而聽之寂然，既退復爾。其後石壁摧，得異書甚多，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，無所不有。既下山，獨取其首尾全者數十篇，餘悉焚之，又嘗聞異香滿室，經日乃散，不知所從來也。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。

黃蠻龍

黃蠻寺在福州南六十里，山上有龍潭，從崖石間成一穴，直下無底，潭口闊可五尺，寺僧曰：「此福德龍也。」當時行雨歸，多聞音樂迎導之聲，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，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，與輩流數人，至潭畔，焚香默禱，且誦白傘蓋真言，願睹其狀，先取楮箋投水中，即有物自下引之，倏然而沒，固已駭之矣。時方白晝，黑雲如扇起，頃之滿空，對面不相識，徐徐稍開，一物起潭中，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，繼有兩眼如日，輝彩射人，突起其上，諸僧怖懼，急奔走下山，雷霆已隨其後，移時乃止。

慶老詩

慶老，字龜年，能為詩，初見李漢老參政，投贊有共看棲樹鴟之句，大奇之，以為得韋蘇州風味。所居北山下，山頂有橫石如舟，自稱舟峰。漢老更之曰石帆庵，為賦詩曰：「鴟作衣裳鐵作肝，老將身事付寒岩。諸天香積猶多供，百鳥山花已罷口銜。定起水沉和月冷，詩成冰彩敵雲緘。山頭畫舸誰安楫，我欲看公使石帆。」又嘗訪之不值，留詩曰：「惠遠過溪應送陸，玉川入寺不逢羲。夕陽半嶺鴟棲樹，拄杖尋山步步遲。」其後慶老死，漢老作文祭之，曰：「今洪覺范古湯惠休，亦嘗從佛日宗果參禪，果不印可。」曰：「正如水滴石，一點入不得，蓋以言語為之崇雲。」泉州報恩寺慶書記，亦能詩，漢老稱賞其一聯雲：「人從曉月殘邊去，路入雲山瘦處行。」以為可入圖畫。

蔣山蛇